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弘明集卷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錢儁先

廣弘明集卷十六

唐 釋道宣 撰

奉阿育王寺錢啟

梁簡文帝

臣綱言臣聞八國同祈事高於法本七區皆蘊理備於涌泉故牙牀白氎無因不覩金瓶寶函有縁斯出伏惟陛下懸天鏡於域中運大權於宇内三有均𢡟則臨之以慧日百藥同枯則潤之以慈雨動寂非已行住因物

無能名矣臣何得而稱焉故以照光赤書則前史之為瑞珥芝景王嗤往代之為珍難遇者乃如來真形舍利照景蜜瓶浮光德水如覩鈎鎖似見龍珠自非聖德威神無以值斯希有天人頂戴遐邇歸心伏聞阿育王寺方須莊嚴施用萬金檀豐十藏寶陳河府泉出木衡比丘持土大厦方搆羅漢引繩髙塔將表不勝喜抃謹上錢一百萬雖誠等散華心荷不盡而微均滴瀝陋甚憐空輕以塵聞伏紉悚汗謹啟

謝敕苦行像并佛跡等啟

臣綱啟舍人顧虔奉宣敕旨以金銅苦行佛并佛跡供養具等賚使供養伏以六年道樹超出四魔千輻足輪德圓萬善故能聞見悟解逢遇袪塵天聽恩隆曲垂獎被謹修飾櫩宇齋潔身心翹仰慈光伏待昭降千唱四辯尚不宣心輕毫弱簡豈能陳謝不任下情謹啟事謝聞謹啟

謝敕參迎佛啟

臣綱啓主書周昂奉宣敕旨曲賚恩麥臣即爾到建元曲奉候法身金山戾止王人勞問榮恩頻疊啓謝無辭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答敕聽從舍利入殿禮拜啓

臣綱啓舍人王景曜至奉宣敕旨曲垂逮問并聽臣隨從舍利入殿禮拜謹奉秋色照澄預表光瑞臣比身心得無障惱明陪扈寶函謹鞠躬恭到但不生羽翼無假神通身外淨土高排閶闔足踐蓮華方玆非喻升躡寶

梯比斯未重誘導殊恩實廻始望顧兹塵縛喜戴不勝

謹啟

謝敕賚銅供造善覺寺塔露盤啟

臣綱啟主書陳僧聰奉宣敕旨垂賚銅一萬三千斤供造善覺寺塔露槃是稱邛陽之珍實亦昆吾之瑶爍濕無變九布見奇寒暑得宜六律成用況復神龍負子光斯妙塔金烏銜帶飾兹高表函谷恥其詠歌臨淄愿其祥應陽燧含景還譬日輪甘露入盤足稱天酒辭林本

闕心辯又慙徒戴重恩終難陳謝不任銘荷之誠謹奉
啓聞謹啓

謝敕使入光嚴殿禮拜啓

臣綱啓舍人王景曜奉宣敕旨曲垂勞問并使明入光
嚴殿禮拜法身謹奉臣粗蒙恩造明守開恭到遂以勞
屢升淨土風積水厚不足為喻微心悚躍上謝無辭不
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謝敕使監善覺寺起刹啓

臣綱啟伏見敕旨使監作舍人王曇明材官將軍沈微御仗吳景等監看善覺寺起刹事爰奉聖恩曲降神力命斯執事修兹長表寶塔雲構無待喜園木精特進非差龍海大龜持泥未足為盛鷲鷺引繩方斯取埒仰瞻慈渥喜戴不勝俯循宿願私增涕噎不任銘荷謹奉啟謝聞謹啟

謝御幸善覺寺看刹啟

臣綱言即日輿駕幸善覺寺威神所被金表建立槩泰

清而特起接庫樓而上征既等湛然長均淨土方為佛事永利天人項荷之誠臣百恒品不任下情謹奉啟事謝聞謹啟

敕答　梁武帝

汝所營建慈悲寶剎諸佛威神不營多功纔欲運力即便豎立幽顯欣仰我亦隨喜不得與汝同共瞻拜此以為恨耳越敕

謝敕賚錢并白檀香充法會啟　簡文帝

臣綱啓傳詔奉宣敕旨以臣明法會垂賚錢二十萬白
檀薰陸棧香各十斤黃紙詔書先開泉府青雲好氣次
集桂官貨重文龜芳踰麗草散金㢠下止及軍吏積穀
充家纔班親族未若資此良田方開五蓋入玆法度長
出四流假詞敬祖尚慙難述借辯君卿猶知非謝不任
荷戴謹啓事以聞謹啓

謝敕賚栢刹柱并銅萬斤啓

臣綱啓傳詔呂文强奉宣敕旨賚臣栢刹柱一口銅一

萬斤供起天中天寺九牧貢金千尋挺樹永曜梵輪方興寶塔夏盖神禺晉恖相風使福被域中功提無外臣以庸愚禀承勝善樂受遍心恩光動色銘荷之誠無詞啟謝不任頂戴謹奉啟謝聞謹啟

千佛願文

蓋聞九土區分四民殊俗昏波易染慧業難基故法身寂鏡有照斯感滌無明於欲海度蒼生於寶船或輕慈導捨薄笑牽悲曲豔口宣斜光頂入自鹿樹表光金河

匿曜故像法衆生希向有形雖千聖異跡一智同塗弟子某甲久沒迷波長流苦沫不生意樹未啟心燈而蓋生一念敬造千佛雖復無上無爲極相難辨非空非有妙智難覩而紺髮日光蓮眸月面庶可長表誠敬永寄心期

爲人造丈八夾紵金薄像疏

比丘某甲敬白竊以慧日潛影慈輪罷應業逐惱飄愛隨情熾徒懸衣珠抱名珍而弗悟眇歎葉金感空言而

啼止自非表兹勝業樹彼妙緣何以去此心堂移兹身龕故木精龍塔永愴恨於遺髭明鏡石龕獨徘徊於留影其甲久發誓願遍爲六道四生造夾紵丈八佛像一軀年月已流因緣易奪常恐暫有之身忽隨晝木還無之報飈爾電光今便建立誠心遂兹本誓使聚月見容金山表跡見形善發聞名惡捨拔六根之痛惱去五燒之焚灼但四寶屢空七財多匱仰雙蓮而獨慨覩萬字而無由儻能薄離五家微捐四事結此冥慈共成因果

則素氈之功非唯昔世散華之報方驗來緣語善無奢在言多惡謹疏

與僧正教

此州伽藍支提基列雖多設莊嚴盛修供具觀其外迹必備華侈在乎意地實有未弘何者凡鑄金刻木鏤漆圖瓦蓋所以仰傳應身遠注靈覺羨龍瓶之始晨追鵠林之餘慕故祭神如在敬神之道既極去聖兹遠懷聖之理必深此土諸寺止乎應生之日則磬列形像自斯

已後封以蒺蔔乃至葉服離身尋炎去項或十尊五聖共處一厨或大士如來俱藏一櫝信可謂心與事背貌是情非增上意多精進心少昔塔裏紅函止傳舍利象頭白㲲非謂全身夫以畫像追陳尚使吏民識敬鎔金圖範終令越主懷思匹以龍阿尚能躍鞘方之虎兕猶稱出柙況復最大圓慈無上善聚聞名去煩見形入道而可慢此雕香蘊斯木檻緘匿玉毫封印金掌既殊羅閱久入四天又異祇洹掩户三月寶殿空臨瓊階虛敞

密帷不開非仲舒之曲學紅壁長掩似邠卿之避讐且
廣厦雲垂崇甍鳥跂若施之玉座飾以金鈿必不塵露
日姿虧黯月面琉璃窻自可輕風難入龍鬚細網足
使飛鸞不過兼得虔敬之理必崇接足之心彌重可即
宣勅永使准行

與廣信侯書

綱白闊絶音旨每用延結風嚴寒勁願比怡和伏承淨
名法席親承金口辭珍鹿苑理愜鷲山微密秘藏於斯

既隆莊嚴道場自兹彌闡豈止心燈夜炳亦乃意蘂晨飛思理弘明本長内教今陪十善之車開八正之路流波若之水洗意識之塵以此春翹方為秋實綱每憶華林勝集亦叨末位終朝竟夜沐浴妙言至於席罷日餘退休傍省攜手登臨兼展談笑仰望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月玉樹含風當於此時足稱法樂令眷惟之部乘傳一隅闡慧雨滂流喜躍充遍徒仰懸河無由承稟空無所有不瑩情靈緣癡有愛自嗟難拔兼下車已來義

言蓋少舊憶已盡新解未餐既慙口誦復非心辨永謝

寫瓶終慙染氎是則慈雲既擁智海亦深影末波餘希

時灑拂但睽違轉積興言盈臉顧加敬納言不宣心謹

白

與慧琰法師書

五翳消空韶光表節百華異色結綵成春道體何如恒

清宜也對翫清虛既在風雲之表遊心入理差多定慧

之樂弟子俗務紛糺勞倦特深睠然北嶺欽賢已積會

遇之期庶必可孱有緣之儔事等飢渴仰望來儀一日三歲想思弘利益理當無爽指遣此信無述寸襟綱和南

又

旦來雨氣殊有初寒攝衛已久轉得其力雖他方法界畧息化緣祇洹之裏恒有語對眷佇之深無時不積久囙倩師頻述方寸不知巧笑之僧頗爲津及不耳前昨已來微事蟻聚龍象畢同應供皆集慧炬開心甘露入

頃聞之善誰持盡歡怡想味之懷轉復無極昔在幼年
經聞制旨受道日淺比面未深雖異禪郡事同華永今
段西下特蓄本心訪理質疑屬在明德不謂般若留難
現疾未瘳問津無地歎恨何已伏承輿駕尋幸伽藍冀
於此時得一覲止辨論青豆之房遣感赤華之舍追往
年之宿眷述即日之寸心此事此期必冀非爽指遣承
問佇有還書綱和南白

答湘東王書

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可浴弟名南寡訟時綴甘棠之陰冀州為政暫止褰襜之務唐景薦大言之賦安太述連環之辯盡遊翫之美致足樂耶吾春初臥疾極成委弊雖西山白鹿懼不能瘉子預赤丸尚憂未震高臥六安每思扁鵲之問靜然四屋念絶修都之香豈望文殊之來獨思吴容之辯屬以皇上慈被率土甘露聿宣鳴銀鼓於寶坊轉金輪於香地法雷驚夢慧日暉朝道俗輻湊遠邇畢集聽衆白黑日可兩三萬獨以

疾障致隔閡道豈止楊僕有關外之傷周南起留滯之
恨第十三日始侍法筵所以居長近還未堪執筆敬祖
前邁裁欲勝衣每自念此慜然失慮江之遠矣寤寐相
思每得弟書輕痾遺疾尋別有信此無所伸

寺刹佛塔諸銘頌

枳園寺刹下石記　　沈約

佛教東流適末尤著始自洛京盛於江左晉故車騎將
軍瑯琊王劭玄悟獨曉信解淵微於太祖文獻公清廟

之北造枳園精舍其始則芳枳樹籬故名因事立雖房殿嚴整而瓊刹未樹邵玄孫尚書僕射南徐州大中正奂深達法相洞了宗極勤誠外著仁隱内弘食不過中者一十一載雖翼務朝端而事隣柰圃日者作翰湘州樹麾蠡服位與年升秩隨歲厚顧惟恩隆主眄寵結皇情任處東方寄深外屏徒欲盡能竭慮知無不為下被民和上宣聖澤而自以力弱途遠終慙短効且義止今生報褰來果非所以酬鴻貺於冥津暢丹誠於遐劫自

乘傳衛臯辭詣沠渚誓於舊寺光樹五層捐割藩俸十
遺其一凡厥所収三十有六萬齊之永明六年六月三
日蓋木運將啟之令辰上帝步天之嘉日乃抗崇表於
蒼雲植重扃於玄壤仰願宸居納佑福履攸歸八神擎
室萬祇翼體寶祚隆邈比固須彌靈筭遐永齊軌常住
諸聖延祥柂天和於少極藩王碩茂播宗英於梁楚羣
后流克讓之風庶民垂可封之德含生愷樂物不夭性
嘉穀年登餘糧栖畝夷荒內附邊城解柝家備十善人

懷六度魔衆稽顙外道屈膝抽薪止火折緻摧鋒拯幽酸於無擇陟神化於有頂三界五道咸同斯願刋石重壤式昭厥心

齊竟陵王題佛光文一首　沈約

夫理貫空寂雖鎔範不能傳業動因應非形相無以感是故日華月彩焰曜天外方區散景咫尺塵方太祖皇帝濯襟慧木凝神淨域猒世珍陞還靈寶地竟陵王子良泣明臺之下臨慟高山之方遠慕遊王鑾情啟雙樹永

惟可以炳發神功崇髙妙業莫若式金寫好資巧匠傅儀以皇齊之四年日子敬制釋迦像一軀尊麗自天工非世造色符留影妙越檀香俾穀林之思永旌於萬劫用刋徽迹式垂不朽云爾

彌陀佛銘　　沈約

法身無象常住非形理空反應智滅為靈窮寂震響大夜開冥眇哉遐壽非歲非齡物愛彫彩人榮寶飾事儉欲興情充累息至矣淵聖流仁動惻順彼世心成玆願

力於惟淨土既麗且莊琪路異色林沼焜煌靡胎靡娠化自餘方託生在焉紫帶青房眷言安養興言遐適報路雖長由心咫尺幽誠曷寄刋靈表迹髣髴尊儀圖金寫石遺沱玉沙乍來乍往玲瓏寶樹因風韻響願遊彼國晨翹暮想七珍非羡三達斯仰

瑞石像銘并序　沈約

夫靈應微遠無迹可追心路照通有感斯順我皇體神御極挹睿臨乾幽顯咸袠無思不服若夫二儀叶德五

精翼化下洞淵泉上達蒼昊天無息瑞地不降祥十住髣髴於林衡應真肸蠁於清夜素毫月舉騰光於梵室妙趾神行布武於椒殿至於事符緗牒既表禎圖無不雲霏霧委盈簡被策莫黒三距眇千齡而再現冨露淳朕望鳳蓋而沾陛此皆舜日未書堯年罕降豈直朱烏動色玄秬相趣而已哉嘉玉遠自北戎梁弱水而委質潤徹瓌奇曠世之所不覩白金近發東山剖幽巖而啟瑞傍被崖巘鴻靈之所未刋雖復素環之絶貺燭銀之

瑤寶方斯蔑如也若夫金石具剛非游泳之質自非需
德潛衍感極廻靈豈變堅沈之體顯輕浮之相維永明
七年某月爰有祥石眇發天津浮海因潮泝流廻至表
異浙河獻奇禁圃瓊瑜等潤精金比色帝上眷幽關之
易啟咨玄應之無方雖拊事寂寥而因心咫尺愛其貞
恒之性嘉其可久之姿莫若圖妙像於檀香寫遺影於
祇樹乃詔名工是鐫是琢靈相瑞華煥同神造至於雕
削之餘遺刊委斵方圓小大觸水斯沈駐罕停躍親加

臨試良由法身是託不溺沉弱之淵剖析既離方須浮金之水至矣哉禎符若斯之妙也敢銘寶眑永福天人其詞曰

遥哉上覺曠矣神功四禪無像三達皆空表靈降世演露開蒙惟聖仁宇寶化潛融道非迹應事以感通沈精浮質遠自河蔥悠悠亘木眇眇因風泛彼遼碣瑞我國東有符皇德乃眷宸衷永言鷲室栖誠梵宫載雕載範寫好摛工藉兹妙力祚闡業隆冕旒南面比壽華嵩

釋迦文佛像銘　沈約

積智成朗積因成業能仁爽感將吼妙法駐景上天降生右脇始出四門終超九劫眇求靈性曠追玄軫道雖有門迹無可朕物我兼謝心行同泯一去後心百非寧盡感資理悟或以言陳言不自布出之者身有來必應如泥在鈞形酬響荅且物且人應我以形而余朦瞽守兹大夜焉拔斯苦仰尋靈相法言攸吐不有尊儀愛焉誰覩

千佛頌

道有偕適理無二歸照寂同是形相俱非千覺俯應遥叩冥機七尊緬矣感謝先遣既過已滅未來無像一刹靡停三念齊往不常不住非今非曩賢劫雖遼倏焉如響栖林藉樹背室違家前佛後佛迹罔隆窊或遊堅固或蔭龍華能達斯㫖可類恒沙甡甡羣有均此妙極先晩參差各願隨力密跡弘道數終乃陟誓覩來運永傳今識

彌勒讃

乘教本一法門不二鄴基累明功由積地眇眇長津遥遥遐轡道有常尊神無恒器脱屣王家來承寳位慧日晨開香雨宵墜藉感必從憑緣斯至曰我聖儲儀天作貳尚想龍柯瞻言思媢鐫石圖徽雕金寫秘望極齊工舉光等邃超矣福臻融然理備敬勒玄蹤式傳遐懿

繡像題讃并序

維齊永明四年歲次丙寅秋八月已未朔二日庚申第

三皇孫所生陳夫人含徽宅理炳慧臨空結言寶位騰
心淨覺敬因樂林寺主比丘尼釋寶願造繡無量壽尊
像一軀乃為讚曰
表相異儀傳形匪壹鏤玉圖光雕金寫質亦有淑人含
芳上律絢發綺情幽摛寶術縟文內炳靈姿外溢水耀
金沙樹羅瓊實現符淨果來膺妙秩毓藻震闥騰華梵
室有億斯年於萬茲曰

光宅寺刹下銘 并序

光宅寺蓋上帝之故居行宮之舊兆揚州丹陽郡秣陵縣某鄉某里之地自去茲邠亳來儀京輔拓宇東第咫武城闉聖心留愛閑素遷負南郭義等去鄽事均徙鎬及兠濟横流膺斯寶運命帝闇以廣闢即太微而為宇既等漢高流連於豐沛亦同光武眷戀於南陽思所以永流聖迹垂之不朽今事與須彌等固理與天地無窮莫若光建寶塔式傳於後乃以大梁之天監六年歲次星紀月旅黄鍾閏十月二十三日戊寅仲冬之節也乃

樹刹玄壤表峻蒼雲下洞淵泉仰廹星漢方當銷巨石
於賢刼拯未來於忍土若夫朱光所燿彤雲所臨非止
天眷兼因地德皇帝乃啟扉闥闓造舟淮渼接神飈而
動駼越浮梁而逕度芝蓋容與翠華蕆莛下輦停蹕躬
展誠敬廣集四部揆景同疏弘此廣因被之無外同由
厥路俱至道場乃作銘曰
八維悠闊九服荒茫靈聖底止咸表厥祥壽丘謏謏電
繞樞光周原膴膴五綿入房自兹遐敻在處弗亡安知

若木寧辨窮桑自天攸縱於我惟皇即基昔兆為世舟航重檐累構迴刹高驤土為淨國地即金牀因斯太極溥被翺翔豈徒三界寧止十方濡足萬古援手百王一念斯答萬壽無疆如日之久如天之長

栖禪精舍銘

此寺征西蔡公所立昔廁畨麾預班經創之始今重遊踐鑒舊興懷故為此銘以傳芳迹在郢州永徽三年歲次某時某月某朔某日子巖靈旅逸地遠栖禪蘭房葺

蕙嶠費架煙南瞻巫野北望淮天遥哉林澤曠矣江田
空心觀寂慧相淳筌眷維斯踐愴屬遐年游仁甸遠宅
賞憑慜旃頒創神苑陪構靈椽聳禁拓圃望鷲疏山製石
調響栖理凝玄曠移羽旆眇别松泉委組東國化景西
蓮巒隰夷改蓮擇粗遷重依漢遠復遂旌懸往辭妙幄
今承梵筵八翽海鶴九噪巖蟬珮華長掩懋迹空傳式
籍雲拱敢告祥緣

廣弘明集卷十六

廣弘明集卷十七

唐 釋道宣 撰

立舍利塔詔　隋高祖

門下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羣生津梁庶品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内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修福業使當今見在爰及來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諳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

并散官各一人薫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疋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諸州起塔其未注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舊無山者於當州内清静寺處建立其塔所司造様送往當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見僧爲朕皇后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及内外官人一切民庶幽顯生靈各七日行道并懺悔起行道日打刹莫問同州異州任人布施錢限止十文已下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

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僧尼普為舍利設
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入石函總管刺史已下縣
尉已上自非軍機停常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及打剎等
事務盡誠敬副朕意焉主者施行仁壽元年六月十三
日内史令豫章王臣暕宣

舍利感應記　王劭

皇帝昔在潛龍有婆羅門沙門來詣宅出舍利一裹曰
檀越好心故留與供養沙門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後

皇帝與沙門曇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數之或少或多並不能定曇遷曰曾聞婆羅門說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所測於是始作七寶箱以置之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兒當為普天慈父重興佛法一切神明還來其後周氏果滅佛法隋室受命乃興復之皇帝每以神尼為言云我興由佛故於天下舍利塔內各作神尼之像焉皇帝皇后於京師法界尼寺造連基浮圖以報舊願其下安置舍利開皇十五年季秋之夜

有神光自基而上右繞露槃赫若冶鑪之燄一旬內四
如之皇帝以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壽宮之仁壽
殿本降生之日也歲歲於此日深心永念修營福善追
報父母之恩故延諸大德沙門與論至道將於海內諸
州選高爽清靜三十處各起舍利塔皇帝於是親以七
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於御坐之案與諸沙門
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眾生
乃取金瓶琉璃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

薰陸香為泥塗其蓋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於銅函石函一時起塔諸沙門各以精舍奉舍利而行初入州境先令家家灑掃覆諸穢惡道俗士女傾城遠迎總管刺史諸官人夾路步引四部大衆容儀齊肅共以寶蓋旛幢華臺像輦佛帳佛輿香山香鉢種種音樂盡來供養各執香華或燒或散圍繞讚唄梵音和雅依阿含經舍利入拘尸那城法遠近翕然雲蒸霧會雖盲躄老病莫不匍匐而至焉沙門對四部大衆作

是唱言至尊以菩薩大慈無邊無際哀愍衆生切於骨髓是故分布舍利共天下同作善因又引經文種種方便訶責之教導之深至懇惻涕零如雨大衆一心合掌右膝著地沙門乃宣讀懺悔文曰菩薩戒佛弟子皇帝某敬白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切諸法一切賢聖僧弟子蒙三寶福祐為蒼生君父思與一切民庶共建菩提今欲分布舍利諸州起塔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為弟子及皇后皇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内外官人一切法

界幽顯生靈三塗八難懴悔行道奉請十方常住諸佛十二部經甚深法藏諸尊菩薩一切聖賢願起慈悲受弟子等請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為一切衆生發露懴悔於是如法禮拜悉受三歸沙門又稱菩薩戒佛弟子皇帝某普為一切衆生發露無始已來所作十種惡業自作教他見作隨喜是罪因緣墮於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間短壽多病卑賤貧窮邪見諂曲煩惱妄想未能自寤今蒙如來慈光照及於彼衆罪方始覺知深心慙愧

怖畏無已於三寶前發露懺悔承佛慧日願悉消除自從今身乃至成佛願不更作此等諸罪大衆既聞是言甚悲甚喜甚愧甚懼銘其心刻其骨捉財賄衣物及截髪以施者不可勝計日日共設大齋禮懺受戒請從今已往修善斷惡生生世世常得作大隋臣子無問長幼華夷咸發此誓雖屠獵殘賊之人亦躬念善舍利將入函大衆圍繞填闉沙門高捧寶瓶巡示四部人人拭目諦視共睹光明哀戀號泣聲響如雷天地為之變動凡

是安置處悉皆如之真身已應靈塔常存天下瞻仰歸依福田益而無窮矣皇帝以起塔之旦在大興宮之大興殿庭西面執珪而立延請佛像及沙門三百六十七人旛蓋香華讚唄音樂自大興善寺來居殿堂皇帝燒香禮拜降御東廊親率文武百僚素食齋戒是時內宮東宮逮於京邑茫茫萬宇舟車所通一切眷屬人民莫不奉行聖法衆僧初入勅使左右密夾數之自顯陽門及升階凡數三遍常剩一人皇帝見一異僧曷盤覆髆

以語左右曰莫驚動他置爾去已重數之曷盤覆髆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帝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處表奏皆如所言

雍州於仙遊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岐州於鳳泉寺起塔將造函寺東北二十里忽見文石四段光潤如玉小大平整因取之以作重函於是大函南壁異色分炳為雙樹之形高三尺三寸莖如雪白葉

如瑪瑙北壁東壁有鳥獸龍象之狀四壁皆有華形左旋右轉其後基石漸變盡如木精沙門道璨圖此雙樹之象置於許州葉盡變為青色明年岐州大寶昌寺寫得陜州瑞相圖置於佛堂以供養當户大像三吐赤光流出户外於是户外十佛像及觀世音菩薩亦頻放光半旬之內天華再落

涇州於大興國寺起塔將造函三家各獻舊磨好石非界内所有因而用之恰然相稱

秦州於静念寺起塔先是寺僧𠢎羣仙降集以赤繩量地鐵橛釘記之及定塔基正當其所再有瑞雲來覆舍利是時十月雪下而近寺草木悉皆開華舍利將入凾神光遠照空内又有讚歎之聲

華州於思覺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有五色光氣去地數丈狀若相輪正覆塔上數十里外遥望之則正赤上屬天舍利下訖雲霧復起瑞雪飛散如天華著人衣久之而不濕

同州於大興國寺起塔舍利宿於近驛天夜雨明旦輿行雲日迎之開朗入自南門而城北雨如故既至寺又陰雨臨入函日乃出衆色光相繞日如輪光是寺僧慧真夢見聖人項有圓光明照天地來自西方入門而立及舍利輿至無故止於其所因定塔基焉十二月八日夜有五色圓光從基而上遍照城内明如晝日五十里咸見之明年四月白光起於塔西流照塔東良久乃滅蒲州於栖巖寺起塔九月二十六日舍利在治下仁壽

寺其夜堂內光明如晝二十八日定基明日地大震山大吼巖上有鐘鼓之聲十月七日舍利將之栖巖地又動八日輿登山從者千數大風從下而上因風力俄頃至於佛堂其夜浮圖上有光長數尺乍隱乍顯至於十餘瓶內亦有光五道散出還遶歛入瓶又有二光竝大如鉢出於西壁合為一道流入塔基食頃乃滅俄而復出流入於堂山頂亦有大光照二百里遠望者皆言燒山九日夜又有二光繞浮圖其一流照西谷其一流照南

谷十二日堂内又有光狀如香鑪流至浮圖露盤移時乃滅其夜露盤上又有光或散或聚皆似蓮華移更乃滅十三日夜浮圖上又有光如三佛像竝高尺停住者久之十四日夜有光三道從堂而出其一直上天其一流於東北其一狀如樓闕赫照州城自朔至望寺及城内常聞異香桃李杏柰多華人採之以供養舍利入函之夜又有光再從塔出圓如大鏡諸光多紫赤而見者色狀不必同或云如大電或云如燎火其都無所見者

十二三有婦人抱新死小兒來乞救護至夜便蘇遇光
照以愈疾者非一諸州皆有感應而棲巖寺最多蓋由
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也
并州於舊無量壽寺起塔舍利初在道場大衆禮拜重
患者便得除起塔之旦雲霧晝昏至於巳後日乃朗照
五色雲來之舍利舍利將入函放光或一尺或五寸有
無量天神各持香華幢旛寶蓋遍覆州城
定州於恒嶽寺起塔有一異翁來禮拜施布一疋負土

數籠人問其姓字而不答忽然失之此地舊無水開皇三年初營寺其西八里白龍淵忽東流而過作後罷水便絶及將起新塔水復大流

相州於大慈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建塔之明年八月光天尼寺僧寫得陜州瑞相圖置於佛堂神光屢發如電又有五色雲蓋正臨堂上一日四見焉又有白雲狀如林木雰雨金華其花之狀形如大蝶色似青琉璃翩翔而下乃騰虛而去明

年正月寺内又雨天華
鄭州於定覺寺起塔舍利將至寺東有光如大流星入
至佛堂前而沒輿到此處無故自止既而定塔基於西
岸其東岸舊舍利塔有三光西流入於基所寺僧設二
千人齋供然而萬餘人食之不盡一甕飯出八十盆餘
食供寺衆二百人數日乃盡舍利將入函四面懸旛無
風而一時内向
嵩州於閑居寺起塔人衆從舍利者萬餘有兎逆坂走

來歷輿下而去天時陰雲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亳州於開寂寺起塔界内無石舍利至便於三處各得一成磨方石一似函而無底乃合而用之不須改鑿掘塔基至盤石有二浪井夾之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汝州於興世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泰州於岱嶽寺起塔舍利至州其夜嶽廟內有鼓聲天將曉三重門皆自闢或見三十騎從廟而出蓋嶽神也舍利自州之寺未至數里雲蓋出於山頂五色而三重白氣如虹來覆舍利散成大霧沾濕人衣其狀如垂珠其味如甘露自旦至午霧氣乃歛而歸山分為三段乍來乍往如軍行然蓋亦嶽神之來迎也於是瓶內有聲放光高丈餘食頃乃滅人審視之見琉璃內金瓶蓋自開瓶口有寸光如著炯然西指雖急轉終不迴如此經八

日將入函光遂散出還入金瓶雲霧復起有童子能誦法華經來禮舍利遂燒身於野以供養焉明年二月六日泰山神鼓竟夜鳴北聽則聲南南聽則聲北東西亦如之

青州於勝福寺起塔掘基深五尺遇磐石自然成大函因而用之及舍利將入瓶內有光乍上乍下

牟州於巨神山寺起塔舍利初至二大紫芝欻現於道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隋州於智門寺起塔十月六日掘基得神龜七日甘露降於石橋旁之楊樹有黑蜂無算來繞之八日旦大霧舍利將之寺天便開朗歷光化縣忽見門內木連理過楊樹之下甘露五道懸流沾灑輿上既而沉陰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神龜色狀特異有文在其腹曰王興州使參軍獻之日日開匣欲視其頭而縮藏不可見敕使著作郎王劭審檢龜便長引頸足恣人反轉連日如之乃見有文在其頭曰上大王八十七千萬

年皇帝親撫視之入於懷袖自然馴狎放諸宫沼及草內還來直至御前每放輒如之

襄州於大興國寺起塔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揚州於西寺起塔州久旱舍利入境其夜雨大洽

蔣州於栖霞寺起塔鄉人先夢佛從西北來寶蓋旛花映滿寺衆悉執花香出迎及舍利至如所夢焉

吳州於大禹寺起塔舍利凡五度江風波不起既至寺

放青黄赤白之光獲紫芝髙二尺餘四莖共三葢天時
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蘇州於虎丘山寺起塔其地是晉司徒王珣琴臺掘得
甎函銀合子有一舍利浮之鉢水右轉四周舍利初發
州天降雨未至寺日便出乃有雜色雲臨輿而行徘徊
不散至於塔所空裏有音樂之聲既而天又陰晦舍利
將下雲暫開舍利入函雲復合先是寺内鑿石井井吼
二日葢舍利將來之應也

衡州於衡嶽寺起塔沙門奉舍利自江陵水行二千餘里四遇逆風願定便定四乞順風皆如所欲初掘基融峯上有白雲闊二丈餘甚整直來臨基所右旋三帀乃散既而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桂州於緣化寺起塔舍利未至城十餘里有烏千數夾輿行飛入城乃散舍利將入塔五色雲來覆之

番州於洪楊鄉崇楊里之靈鷲山寺起塔掘得宋末所置石函三其二各有銅函盛二小銀像其一有銀瓶子

盛金瓶疑本有舍利今乃空矣既而坑内有神仙雲氣之像昔宋王劉義隆之時天竺有聖僧求那跋摩將詣楊都路過靈鷲寺謂諸僧曰此間尋有異瑞兼值王者登臨徽應建立終逢菩薩聖主方大修弘其年冬果有羣燕共銜繡像委之堂内及齋主蕭道成初為始興太守遊於此寺而起白塔陳天嘉三年寺内立碑其文也如此聖主修弘驗於今日

交州於禪衆寺起塔

益州於法聚寺起塔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廓州於法講寺起塔舍利初發京下宿於臨臯沙門晏失舍利是夜廓州有光高數丈從東方來入寺右繞佛塔照及城樓内外洞朗遥望者疑燒積薪光漸西流食頃乃沒及定塔基正當光沒之所又有香氣氳氳異常

瓜州於崇教寺起塔

虢州表言州雖不奉舍利亦請衆僧行道有一異鳥來

集梁上意似聽經不驚不動一夜一日乃下止於讀經之牀人人讚歎摩摟又挐之以行道法師於佛前為之受戒良久乃去

隋州典籤王威送流人九十道逢舍利盡釋其囚千里期集無一違者隋州人於潰水作魚獄三百既見舍利亦悉決放之餘州若此類蓋多矣

皇帝當此十月之内每因食於齒下得舍利皇后亦然以銀盌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忽見有兩右旋相著

二貴人及晉王昭豫章王暕蒙賜蜆敕令審視之各於蜆内得舍利一末過二旬宮内凡得十九多放光明自是遠近道俗所有舍利率奉獻焉皇帝曰何必皆是真諸沙門相與椎試之果有十三玉粟其真舍利鐵帝而無損

慶舍利感應表并答詔

安德王雄等

臣雄等言臣聞大覺圓備理照空有至聖虛凝義無生滅故雖形分聚芥尚貯金甖體散吹塵猶興寶刹自釋

提請灰之後育王建塔已來未有分布舍利紹隆勝業伏惟皇帝積因曠刧宿證菩提降迹人王護持世界往者道消在運仁祠廢毁慈燈滅影智海絶流皇祚既興法鼓方震區宇之内咸為淨土生靈之類皆覆梵雲去夏六月爰發詔吉延請沙門奉送舍利於三十州以十月十五日同時起塔而蒲州栖巖寺規模置塔之所於此山上乃有鍾鼓之聲舍利在講堂内其夜前浮圖之上發大光明爰及堂裏流照滿室將置舍利於銅函又有

光若香鑪乘空而上至浮圖寶瓶復起紫焰或散或聚
皆成蓮華又有光明於浮圖上狀如佛像花趺宛具停
住久之稍乃消隱又有光明繞浮圖寶瓶蒲州城内仁
壽寺僧等遥望山頂光如樓閣山峯澗谷昭然顯見照
州城東南一隅良久不滅其栖喦寺者即是太祖武元
皇帝之所建造又華州置塔之處于時雲霧大雪忽即
開朗正當塔上有五色相輪舍利下訖還起雲霧皇帝
皇后又得舍利流輝散彩或出或沈自非至德精誠道

合靈聖豈能神功妙相致此奇特臣等命遇昌年既覩
太平之世生逢善業方出塵勞之境不勝忭躍謹拜表
陳賀以聞
門下仰惟正覺覆護羣品濟生靈於苦海救愚迷於火
宅朕所以至心廻向結念歸依思與率土臣民爰及幽
顯同崇勝業共為善因故分布舍利營建神塔而大聖
慈愍頻示光相宮殿之内舍利降靈莫測來由自然變
現歡喜頂戴得未曾有斯實羣生多幸延此嘉福豈朕

微誠所能致感覧王公等表悚敬彌深朕與王公等及一切民庶宜更加剋勵興隆三寳今舍利真形猶有五十所司可依前式分送海内庶三塗六道俱免蓋纒禀識含靈同登妙果主者施行

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使者將還各請一舍利於本國起塔供養詔並許之詔於京師大興善寺起塔先置舍利於尚書都堂十二月二日旦發馬是時天色澄明氣和風靜寳輿旛幢香花音樂種種供養彌遍街衢道俗士

女不知幾千萬億服章行位從容有序上柱國司空公
安德王雄已下皆步從至寺設無遮大會而禮懺焉有
青雀狎於衆内或抽佩刀擲以布施當人叢而下都無
所傷仁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復分布五十一州建立
靈塔令總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廢當務七日請僧行
道教化打刹施錢十文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時
合國化内同下舍利封入石凾所感瑞應者别録如左
恒州表云舍利詣州建立靈塔三月四日到州即共州

府官人巡歷檢行安置處所唯治下龍藏寺堪得起塔其月十日度地穿基至十六日未時有風從南而來寺內香氣殊異無比道俗官私並悉共聞及有老人姓金名瓚患鼻不聞香臭出二十餘年於時在衆亦聞香氣因即鼻差至四月八日臨向午時欲下舍利光景明淨天廓無雲空裏即雨寶屑天花狀似金銀碎薄大小閒雜雰雰散下猶如雪落先降塔基石函上遍墮寺內城治俱有雜色晃曜金晶映日時即將衣承取復在地拾

得道俗大衆十萬餘人並見俱獲又刹柱東西二處忽有異氣其色黄白初細後麤如蜂火煙龍形宛轉廻屈直上周旋塔頂遊騰清漢莫測長短良久乃滅又有四白鶴從東北而來周遶塔上西南而去至二十日巳時築塔基恰成復雨寳屑天花收得盛有一升即遣行參軍王亮於先奉獻皇帝開花於寳屑内復得舍利三顆甚大歡欣

瀛州表云掘地欲安舍利石函時可深六尺許土裏忽

有真紫色光現須臾遂滅其土即有黑文雜間成篆書
字云轉輪聖王佛塔謹表聞知
黎州表云掘基安舍利塔於地下得一瓦銘云千秋萬
歲樂未央
覲州表云舍利塔上有五色雲如車蓋其日午時現至
暮
魏州表云所送舍利數度放光復有諸病人或患眼盲
或患五內發願禮拜病皆得愈至四月八日欲下舍利

午時天忽有一片五色雲香馥非常須臾之間即降金花至九日旦復下銀花遍滿城池其花大者如榆莢小者似火精人人皆得函盛奉獻其日復有一黒狗耽耳白胷於舍利塔前舒左股屈右脚見人行道即起行道見人持齋亦即持齋非時與食不食唯欲得飲淨水至後日旦起解齋與粥始喫且寺内先有數箇猛狗但見一狼狗無不競來吠嚙若見此狗入寺悉皆低頭掉尾當爾之時看人男夫婦女三十餘萬盡皆不識此狗未

知從何而來

泰州表云欲下舍利時七日地微動至八日大動

兖州表云敕書分送起塔以瑕丘縣普樂寺最為清淨即於其所奉安舍利以去三月二十五日謹即經營以為函蓋初磨之時體唯青質及其功就變同瑪瑙五色相雜紋彩煥然復於其裏間生白玉内外通徹照物如水表裏洞朗鑒人等鏡其送舍利

曹州表云三月二十九日舍利於子城上赤光現四月

五日申時舍利現雙樹并有師子現五日亥時舍利現金光長七寸六日卯時龍花樹現下有佛像俱出六日卯時漆龕板外光明狀如金花色六日申時漆龕北板上及佛菩薩雙樹等形六日亥時舍利精舍裏出黄白花光長四五寸八日辰時漆龕板後雲霧金光等形狀巳時漆龕板後娑羅樹蓮華影佛像衆僧師子形等午時塔上五色雲現午後漆龕内板上有娑羅雙樹林樓閣等現九日漆龕内板上疊石壘基文甲後漆龕板外

大娑羅樹及僧執香鑪等形容金物像現似若太子初生身如黄金色後有三僧身著紫黄法服手捉香鑪供養其香氣與世香不同每日恒聞

晉州表云舍利於塔前放光三度皆紫光色衆人盡見

杞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十四日辰時琉璃瓶裏色白如月須臾之間即變為赤色至四月二日後變作紫光或現青色瓶内流轉一來一去循環不止道俗瞻仰咸共歸依實相容儀良久乃散七日午時神影復

出變動輝煥與前無異

徐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八日至州西一驛宿其夜陰雨舍利放光向州四十五里其淨道寺僧向北山看光影從驛所舍利處而來舍利石函蓋四月五日磨治訖遂變出仙人二僧四人居士一人騏驎一師子一魚二其餘並似山水之狀

鄧州表云舍利四月六日石函變作玉及瑪瑙其石有文現正國德三字并有仙人麟鳳等出

安州表云奏寺安置送舍利法師浮業共州官人量度
基申時忽有香氣氲氲乘空而至芬芳微妙世未曾有
道俗咸皆驚愕隨至處所香氣遍滿至五更方始散盡
又至四月八日行道日滿供設大齋午時欲下舍利道
俗一萬餘人法師舁高座手捧舍利以示大衆人人悲
感不能自勝即有赤色從師手内瓶口而出便二度放
光高一丈又下石函忽有白雲團圓如蓋正當函上右
旋數帀閉訖還當元出之處消滅又塔南先有佛閣當

時鑠閉舍利於其下立道場遣二防人看守忽聞閣上有衆人行聲看閣門仍閉又須臾復聞行聲即走告寺主來共開閣門上驗看唯有佛像自外都無所見又下舍利訖日到申時有法師淨範頭陀僧淨滔於舍利塔後臨水巖邊為諸道俗受菩薩戒衆人見羣魚行隊遊水首皆南出似欲歸依多少一萬餘請二禪師乘船入水為魚受戒然水內諸魚悉迴首向船隨逐巡行如似聽法

趙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臣等於治下文際寺安置起塔二日治剎行道舍利於塔所放赤光從未至申更見不同或似像形或似樓閣或見白光乍大乍小巡遶舍利遶瓶行道或隱或顯或遲或速官人道俗莫不覩見驚喜號咽沸騰寺内至四日又放赤光曜如金色縱横一尺餘紫緑相間前後三度良久乃滅又見一佛像長二尺餘坐於蓮花趺坐又以二菩薩侠侍長一尺餘從卯至巳見諸形相道俗四部二萬餘人咸悉瞻

仰

豫州表云舍利瓶有白光須臾成五色遊轉瓶内形相非常又鑿舍利銘其石更無異質鑿至皇帝二字從上黙及竪牽横畫隨鑿之處如刻金所成

利州表云舍利三月二十六日夜一更内放光遍照衙内如月

明州表云四月八日下舍利掘地安石函乃得一像

衛州表云四月三日齋訖舍利金瓶外其色紅赤鮮麗殊

常或行琉璃瓶底或遊瓶側緣瓶上下光明外照比至八日照灼如初

洛州表云舍利三月十一日天降甘澤十三日乃止有戒德沙門僧猛先患腰脚不堪出行其日聞舍利欲到合寺馳走僧猛自身抱患不得奉迎命弟子法藏扶侍出户廻心正念遂便得起行出城十里許親迎舍利因此瘳降漸堪得行

毛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七日到州其日即依式安置

一切男女皆發菩提心兢趣歸依瘂者能言攣躄之人悉皆能行石凾乃變如琉璃内外明徹四月十二日天雨金銀花等表送奉獻

冀州表云舍利放光五色照湍城治時有一僧先患目盲亦得見舍利復有一人患腰脚攣躄十五年自舍利到州所是患人禮拜發願即得行動

宋州表云三月四日舍利至州其所部宋城縣市院先有古井漚由來鹹苦木色舊赤全不堪食其縣民胡子

乾因取水和泥怪其色白嘗覺甚甘四月三日舍利於塔内放赤色光六日夜五更寺内又放白色光七日辰時寺内天雨白花日驗雰雰然狀如細雪不落於地八日午時欲下舍利入函天上有白鶴翔塔基之上

懷州表云舍利於州城長壽寺安置四月五日辰時有一雄雉飛來函側心閑從容質羽鮮華自飛自止曾無驚畏河内縣民楊邁特以示道俗六千餘人莫不同見敕使沙門靈粲即與受戒其雉向師似如聽法師云此

雉是野鳥内法道理無容籠繫即令送城北太行山放之舍利塔廂復有一跡從塔東南三步而來直到塔所不見還蹤復無入處或闊四寸或闊三寸蟠屈逶迤狀等龍蛇之跡官人道俗並悉共見日出至午前舍利欲入塔函遂放光於瓶外廻數匝暉彩照曜或上或下乍隱乍出

汴州表云舍利三月二日到州權置州館六日夜大德僧惠徹等忽聞香氣有異尋常至八日諸僧迎舍利將

向塔所大德僧僧粲等五人復聞香氣去惠福寺門四十餘步遂放青色光覆焰露帳大久乃滅其寺有舍利在僧房供養其日杞州人張相仁於僧房見寺内舍利復放青色光恰與新至舍利色狀相似十日復至見赤色光臨寺佛堂髙五尺其夜四更復見青赤雜色光於寺復有一老母患腰已來二十餘年拄杖伏地而行聞舍利至寺強來禮拜於大衆裏見舍利光腰即得差捨杖而行

洛州表云舍利三月十六日至州即於漢王寺内安置至二十三日忽降香氣世未曾有四月七日夜一更向盡東風忽起燈花絶焰在佛堂東南神光焰燭復有香風而來官人道俗等共聞見於是彌增剋念至八日臨下舍利塔側桐樹枝葉低埀

幽州表云三月二十六日於弘業寺安置舍利石函始磨兩面以水洗之明如水鏡内外相通紫光焰起其石斑駮又類瑪瑙潤澤炫燿光似琉璃至四月一日起齋

行道至三日亥時舍利前焚香供養燈光焰庭衆星夜朗有素光舒卷在佛輿之上至八日舍利入函自旦及辰函石現文髣髴像有菩薩光彩粉藻又似衆仙其間鳥獸林木諸狀不惑者衆實難詳審其有文理照顯分明今畫圖奉進

許州表云三月三日初夜於州北境去州九十里舍利放光紫赤二色照曜州城内外民庶皆見神光四月七日在州大廳舍利出金瓶之外琉璃瓶内行道放光至

八日在辦行寺塔所又放光明午時舍利欲入石函又有五色光彩雲來臨塔上雲形如蓋其日在塔西南一百餘步依育王造塔本記一枯池不在四畔正在池中可深九尺忽有甘井自現其水不可思議當時道俗看者二萬餘人同飲齊見所録瑞應奉表奏聞

荆州舍利現雲如車蓋正當塔上雲間雨花遊颺不落衆鳥翔塔

濟州舍利本一至彼現二放光焰現閒異香氣雲間出

音自然鐘聲及以讚善大烏群飛塔下

楚州舍利當行道日野鹿來聽鶴遊塔上

莒州舍利本一至彼現三放光映焰掘基地下忽得銅塔及瘂者能言

營州舍利三度放光白色舊龜石自然析解用書石函

杭州舍利山間掘基得自然石窟容舍利函

潭州舍利江烏迎送

潞州舍利至彼自然泉涌飲者病愈

洪州舍利白項烏引路
德州舍利至彼躃者能行犬烏旋塔
鄭州舍利放光旛向內垂
江州舍利至彼行道日耕人犂得一銅像
蘭州舍利掘基地下得一石像又小兒撥得二銅像
慈州舍利現白雲蓋如飛仙自然泉涌飲者病愈
廉州未得舍利別得一舍利放光佛香鑪煙氣又類蓮
華黃白色天雨寶屑

雍州表云仁壽二年五月十二日京城内勝光寺大興善寺法界寺州公廨裏及城治街巷天雨銀屑大如榆莢小如麩等表送奉獻仁覺寺五月十二日未時有風從西南來如香氣𩰚𩰚沙門及經生道俗等並悉俱聞當夜雨寶屑天花芭蕉枝葉樓櫚荳棆上人皆拾得大小如前無異仁壽二年六月五日夜仁壽宫所慈善寺新佛堂内靈光映現形如鉢許從前柱遶梁栿衆僧覩見仁壽二年六月五日夜雨銀屑天花琵琶葉上及餘

草頭上落地仁壽二年六月八日諸州送舍利沙門使
還宮所見㕣相問慰勞訖令九日赴慈善寺為慶光齋
僧衆至寺讚誦旋遶行香欲食空裏微零復雨銀屑天
花舍人崔君德令盛奉獻京城内勝光寺模得陜州舍
利石函變現瑞像娑羅雙樹等形相者仁壽二年五月
二十三日巳後在寺日日放光連連相續緣感即發不
止晝夜城治道俗遠來看人歸依禮拜闐門塞路往還
如市遇斯光者照動羣心悲喜發意其城内諸寺外縣

諸州以絹素模將去者或上舉放光或在道映照或至前所開明現朗光光色別隨見不同仁壽二年七月十五日京城內延興寺濯寫釋迦金銅像丈六其夜雨寶屑銀華香氣甚異無比

陜州舍利從三月十五日申時至四月八日戌時合一十一度見靈瑞總有二十一事四度放光光內見華樹二度五色雲掘地得烏石函變異八娑羅樹樹下見水一臥佛三菩薩一神尼函內見烏三枝金華興雲成輪

相自然旛蓋函內流出香雲再放光舍利在陜州城三月二十三日夜二更裏大通寺善法寺闡業寺並見光明唯善法寺所見光內有兩箇華樹形色分明久而方滅其色初赤尋即變白後散如水銀滿屋之內物皆照徹舍利在大興國寺四月二日夜二更裏靈勝寺見光明洞了庭前果樹及北坡草木光照處見其形塔基下掘地得鳥舍利來向大興國寺三月二十八日卯時司馬張備共大都督侯進檢校築基掘地已深五尺有闋

鄉縣玉山鄉民杜化雲钁下忽出一鳥青黄色大如鵪
鶉行塔内安然自處執之不恐未及奉送其鳥致死今
營福事於舍利塔内獲非常之鳥既以出處爲異謂合
嘉祥今别畫鳥形謹附聞奏五色雲再見三月十五日
申時舍利到陜州城南三里澗即有五色雲從東南鬱
起俄爾總成一蓋即變如紫羅色舍利入城方始散滅
當時道俗並見至二十八日未時在大興國寺復有五
色雲從西北東南二處而來舍利塔上相合共成一段

時有文林郎常範大都督楊昊及官民等並同觀矚其
雲少時即散者也兩度出聲舍利在州三月二十三日
夜從寶座出聲如人間打静聲至三乃止後在大興國
寺四月五日酉時復出一聲大於前者道俗並聞石函
内外四面見佛菩薩神尼娑羅樹光明等四月七日巳
時欲遣使人送放光等四種瑞表未發之間司馬張備
共崤縣令鄭乾意閿鄉縣丞趙懷坦大都督侯進當作
人民侯謙等至舍利塔基内石函所檢校同見函外東

面石文亂起其張備等怪異更向北面乾意以衫袖拂拭隨手向上即見娑羅樹一雙東西相對枝葉宛具作深青色俄頃道俗奔集復於西面外以水澆洗即見兩樹葉有五色次南面外復有兩樹枝條稍直其葉色黃白次東面外復有兩樹色青葉長其四面樹下並有水文於此兩樹之間使人文林郎帛範初見一鳥仰臥司馬張備次後看時其鳥已立鳥前有金華三枝鳥形大小毛色與前掘地得者不異其鳥須臾向西南行至佛

下停住函内西南近角復有一菩薩坐華臺上面向東有一立尼面向西而向菩薩合掌相去二寸西面内復有二菩薩並立一金色面向南一銀色面向北相去可有三寸西脣上有一卧佛側身頭向北面向西其三菩薩於石内並放紅紫光髙一尺許從巳至未形狀不移圖畫巳後色漸微滅道俗觀者其數不少此函本是青石色基黒闇見瑞之時變為明白表裏映徹周廻四面俱遣人坐並相照見無所翳障其函内外四面總見一

佛三菩薩一尼一烏三枝華八株樹今別畫圖狀謹附

聞奏午時四方雲起變成輪相復有自然旛蓋及塔上

香雲二度光見四月八日午時欲下舍利于時道俗悲

號四方忽然一時雲起如煙如霧漸欲向上至於日所

即遶日變成一暈猶如車輪內別有白雲團圓繞日日

光漸即微闇如小盞許在輪外周匝次第以雲為輻其

輪及輻並作紅紫色至下舍利訖其雲散滅日光還即

明淨復於塔院西北牆外大有自然旛蓋亦有見旛蓋

圍繞舍利者當時謂有人捉旛供養至下舍利訖其旛
蓋等忽即不見於時道俗見者不少至戌時司馬張備
等見塔上有青雲氣從塔内而出其雲甚香即喚使人
文林郎常範大興寺僧曇暢入裏就看備共常範等並
見流光向西北東南二處流行須臾即滅

廣弘明集卷十七

廣弘明集卷十八

唐 釋道宣 撰

法義篇第四 寶乘獨運攝度是津得其趣者心照遐舉

序

夫法者何邪所謂憑准修行清神洗惑而為趣也義者何邪所謂深有所以千聖不改其義萬邪莫迴其致者也俗法五常仁義禮智信也百王不易其典衆賢贊翼

而不墜者也道法兩諦謂真俗也諸佛之所由生羣有因之而超悟者也然則俗保五常淪惑緜亘道資兩諦勝智增明故真俗為出道之階基正法為入空之軌躅者也故論云非俗無以通真非真無以遣俗又云諸佛說法常依二諦斯則大畧之成教也至於大小半滿之流三篋八藏之典明心塵之顯晦曉業報之殊途通慧解以鏡蒙心了世相以光神照也若斯以叙謂之法義也至於如說修行思擇靈府者則四依法正創究識於

倒情八直明道策淨心於妄境三學開其玄府一貫統其真源漸染基搆自當得其涯也但以幽關難啓匠石易迷匪藉言方莫由升附所以自古道俗同而問津踈瀹精靈陶練心術或著論而導其解或談述而冩其懷因言而顯聖心寄迹而揚玄理者也昔梁已叙其致今唐更廣其塵各有其志明代代斯言之不絶也

釋疑論

晉戴安公

安處子問於玄明先生曰蓋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

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乃聖達之格言萬代之宏標也此則行成於己身福流於後世惡顯於事業獲罪乎幽冥然聖人為善理無不盡理盡善積宜歷代皆不移行無一善惡惡相承亦當百世俱闇是善有常門惡有定族後世修行復何益哉又有束修履道言行無傷而天罰人楚百羅備嬰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保榮貴子孫繁熾推此而論積善之報竟何在乎夫五情六欲人心所常有斧藻防閑外事之至

若苟人鬼無尤於趣舍何不順其所甘而強其苦哉請釋所疑以祛其惑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史遷有言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荀悅亦云飾變詐而為姦詭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順理者不免飢寒之患二生疑之於前而未能辨吾子惑之於後不亦宜乎請試言之夫人資二儀之性以生稟五常之氣以育性有修短之期故有彭殤之殊氣有精麤之異亦有賢愚之別此自然之定理不可移者也是以堯舜大聖朱均是育瞽瞍下

愚誕生有舜顔回大賢早夭絶嗣商臣極惡令胥克昌夷叔至仁餓死窮山盗跖肆虐富樂自終比干忠正斃不旋踵張湯酷吏七世珥貂凡此比類不可稱數驗之聖賢既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賢愚善惡修短窮達各有分命非積行之所致也夫以天地之玄遠陰陽之廣大人在其中豈唯稊米之在太倉毫末之於馬體哉而匹夫之細行人事之近習一善一惡皆致冥應欲移自然之彭殤易愚聖於朱舜此之不然居可識矣然

則積善積惡之談蓋施於勸教耳何以言之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欲既開流宕莫檢聖人之救其弊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是以六合之内論而不議鑽之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見所極設禮學以開其大矇名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義篤長幼之禮序朋執之好著背之則為失道之人譏議以之起向之則為名教之

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已處心豈可須臾而忘善哉何必循教責實以期應報乎苟能體聖教之幽旨審分命之所鍾庶可豁滞於心府不祈驗於冥中矣安處子乃避席曰夫理藴千載念纏一生今聞吾子大通之論足以釋滞疑祛幽結矣僕雖不敏請佩斯言

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弟子常覧經典皆以禍福之來由於積行是以自少束修至于白首行不負於所知言不傷於物類

而一生艱楚荼毒備經顧景塊然不盡唯巳夫冥理難推近情易纏每中宵幽念悲慨盈懷始知修短窮達自有定分積善積惡之談蓋是勸教之言耳近作此釋疑論今以相呈想消息之餘脫能尋省戴安公和南

答戴處士書　釋慧遠

釋慧遠頓首省君別示以為慨然先雖未善相悉人物來往亦未始暫忘分命窮達非常智所測然依傍大宗似有定檢去秋與諸人共讀君論並亦有同異觀周郎

作答意謂世典與佛教粗是其中今封相呈想暇日能力尋省

難釋疑論　　周道祖

近見君釋疑論蓋即情之作料檢理要殆乎有中但審分命之守似未照其本耳福善莫驗亦僕所常惑雖周覧六籍逾深其滯及覩經教始昭然有歸故請以先覺語當今之學者也君子為審分命所鍾可無祈驗於冥中餘慶之言存於勸教請審分命之旨為當宅情於理

任而弗營耶為忘懐闇昧直置而已耶若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善惡分互逆順莫檢苟非冥廢豈得弗營若直置而已則自非坐忘事至必感感因於事則情亦升降履信獲祐何能不慶為惡弗罰焉得無怨雖欲忘懐其可得乎靖求諸已其效明矣又勸教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為訓之方不可一塗而盡故或若反而後會或曉昧於為言是以塗車芻靈堂室異詺或顯其遠或微其近令循教之徒不苟求於分表飲和之士自守足於仁

義故深淺並訓而民聽不濫而神明之賾藴於妙物豈
得顯稱積善正位履霜而事與教反理與言違夷齊自
得於安忍顔冉長悲於履和恐有為之言或異於此若
謂商臣之徒教所不及汲引之端蓋中智已還而安于
懷仁不沒其身臧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
而審玄明之唱更為疑府矣是以古之君子知通否之
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
靈以善薄受禍郄宛以釁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故

洗心以懷宗練形以聞道拔無明之沉根翳貪愛之滞網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徵不期存於應報而慶罰已彰故能反步極木鏡萬有但微明之道理隅常域尭孔拯其麤宜有未盡史遷造其門而未踐乎室惜其在無聞之世故永悲以窮年君既涉其津亦應不遠而得此乃幽明之所寄豈唯言論而已乖叙多年聊以代勤來論又以為天地曠遠人事細近一善一悪無關冥應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

藏於日用交賒昧乎理緣故或乖於視聽耳山崩鍾應不以路遠喪感火澤革性不以同象成親詳檢數端可以少悟矣

重與遠法師書　戴安公

安公和南間作釋疑論以寄其懷故呈之匠者思聞啟誨既辱還告開示宗轍并送周郎難甚有趣致但理本不同所見亦殊今重伸鄙意答周復以相呈旨誠可求而辭不自暢相脫覽省戴安公和尚

答周居士難釋疑論

閒以暇日因事致感脱作釋疑以呈法師既辱還告并送來難辭喻清贍致有旨歸但自覺雖先觀者莫悟所見既殊孰是能正苟懷未悟請共盡之僕所謂能審分命者自呼識拔常均妙鑒理宗校練名實比驗古今者耳不謂淪溺生死之域欣慼失得之徒也苟能悟彭殤之壽夭則知修短之自然察堯舜於朱均以得愚聖之有分推淵商之善惡足明冥中之無罰等比干盜跖可

識禍福之非行既能體此難事然後分命可審不祈冥報耳若如來難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靖求諸己其明効矣此乃未喻由於求己非為無理可喻也若舍己而外鑒必不遠而復矣

難曰勸教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為訓之方不可以一塗而盡僕豈謂聖人為教反真空設耶答曰夫善惡生於天理是非由乎人心因天理以施教順人心以成務故幽懷體仁者挹玄風而載悅肆情出轍者顧名教而内

掬功玄物表日用而忘其惠理蘊冥寂濤之不見其宗
非違虛教以眩於世也是以前論云因神道以設教故
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者也
難曰安於懷仁不沒其身臧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
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為疑府矣答曰斯乃所以
明善惡之有定不由於積行也若夫仁者為善之嘉行
安于懷之而受福僭者反理之邪事臧會為之而獲後
良由分應沒身非履仁之所移命當為後非行僭之能

罰豈異比干忠正而嬰剖心之戮張湯酷吏而獲七世之祐哉茍斯理之不殊則知分命之先定矣乃同玄明之有分非為成疑府也

難曰古之君子知通否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郤宛以釁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答曰夫通否非新壽夭自昔信哉斯言是僕所謂各有分命者也若夫福濃獲沒釁深莫救此則報應之來有若影響蔡靈以善薄受禍商臣

宜以極逆羅殃宋桓以慾徹易唱邪文應用行善延年而罪同罰異福等報殊何明鑒於蔡宋而獨昧於楚邪乎君所謂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徵不期在於應報而慶罰以彰於斯躓矣

難曰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於理緣答曰夫天理冥昧變狀難明且當推已兆於終古考應報之成跡耳至於善惡禍福或有一見斯自遇與事會非冥司之真驗也何

以明之若其有司當如之治國長之一家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纎而必罰使修行者保其素履極逆者受其酷禍然後積善之家被餘慶於後世積不善之家流殃咎乎來世耳而今則不然或惡深而莫誅或積善而禍臻或履仁義而亡身或行肆虐而降福豈非無司而自有分命乎若以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於理緣者但當報對遲晚不切目前耳非為善惡舛錯是非莫驗推斯而言人之生也性分夙定善者自善非先有其生而後行

善以致於善也惡者自惡非本分無惡長而行惡以得於惡也故知窮達善惡愚智壽夭無非分命分命玄定於冥初行跡豈能易其自然哉天網不失隱見微顯故是勸教之言耳非玄明所謂本定之極致也既未悟妙推之有宗亦何分命之可審乎將恐向之先覺還爲後悟矣言面未日聊以讜叙

答戴處士書　　周道祖

見重申釋疑論辭理切驗善乎校實也但僕意猶有不

同乃即欲更言所懷一日侍法師坐粗共求君意云氣力小佳當自有酬因君論旨兼有所見也僕是以不復稍厝其爝火須成旨因上君云審分命者乃是體極之人既非所同又僕所立不期存於應報而慶罰已彰亦不如君所位也書不盡言於是信矣其中小小亦多未喻付之未遇

與戴處士書　　釋慧遠

見君與周居士往復足為賓主然佛教精微難以事詰

至於理玄數表義隱於經者不可勝言但恨君作佛弟子未能留心聖典耳頃得書論亦未始慭忘年衰多疾不暇有答脫因講集之餘粗綴所懷今寄往試與同疑者共尋若見其族則比干商臣之流可不思而得釋慧遠頓首

答遠法師書　　　　戴安公

安公和南辱告并見三報論旨喻弘遠妙暢理宗覽省反復欣悟兼懷弟子雖伏膺法訓誠信彌至而少遊人

林遂不涉經學往以艱毒交纏聊寄之釋疑以自攄散此蓋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耳推其俗見之懷誠為未盡然三報曠遠難以辭究弟子尋當索歸必覲展冀親承音旨益祛其滯諸懷寄之周居士戴安公和南

報應問　何承天

西方說報應其枝末雖明而即本常昧其言奢而寡要其譬迂而無徵乖背五經故見棄於先聖誘掖近情故得信於季俗夫欲知日月之行故假察於琁璣將申幽

冥之信宜取符於見事故鑑燧懸而水火降雨宿離而風雲作斯皆遠由近驗幽以顯著者也夫鷙之為禽浮清池咀春草衆生蠢動弗之犯也而庖人執焉尠有得免刀俎者燕翻翔求食唯飛蟲是甘而人皆愛之雖巢幕而不懼非直鷙燕也羣生萬有往往如之是知殺生者無惡報為福者無善應所以為訓者如彼所以示世者如此余甚惑之若謂燕非蟲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芻豢奚獨嬰辜若謂禽豕無知而人識經教斯則未有

經教之時畋漁網罟亦無罪也無故以科法入中國乃所以為民陷穽也彼仁人者豈其然哉故余謂佛經但是假設權教勸人為善耳無關實叙是以聖人作制推德翳物我將我享實膺天祐固獲三品賓庖也焉若乃見生不忍死聞聲不食肉固君子之所務豫竊願高明更加三思

答何衡陽書　　劉少府

敬覽高話辭切證明所謂彼上人者難為酬對者也然

如來窮理盡性因感成教故五善思啟戒品為之設六蔽待袪般若為之照薰以十善淨以無漏畢竟解脫至菩提而已矣斯末之所以明而本之不昧者耶孔以致孝為務則仁被四海釋以大慈為首則化周五道導物之迹非乃冥耶但應有麤精終然自殊耳凡覽般若諸經不以無孔為疑何獨誦丘之書而有見棄之言乎以龍鬼之陋尚感聖而至誘掖得信豈季俗而已哉足下據見在之教以詰三世之辨奢迂之怪固不待言若許

因果不謬猶形之與影徵要之効如合符也若日月之
行幽明之信水火之降風雲之作皆先因而後果不出
感召之道故緣起鑑能致水緣滅燧不掐火一切諸法
從緣起滅耳若鶩鶩之就甃味登俎鳥燕之獲免無取鹽
梅故鶩殺於人猶蟲死於燕鶩蟲見世受人燕未來報
報由三業業有遲疾若人入孝出悌揚于王庭君親無
將將而必誅此見報之疾著乎視聽者也若忠為令德
剖心沈淵刼掠肆殺有幸而免此後報之遲疎而不失

者也善惡之業業無不報但過去未來非耳目所得故信之者寡而非之者衆耳科法清淨滌塵開慧中國弗思謂為陷穽非我無謀秦弗用也勸人為善誠哉斯言然權者謂實非假設也故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權也周適非王發有天命禮是疎制理固從實伯邑廢立實也各從其實德用交歸自非大智孰能預之經云善權方便亦復如是耳夫民生而殺性之欲也飲血席毛在上皇之世矣聖人去殺非教殺也但民教未盡而化

宜漸損雖將享三品尊薦厚賓然湯開其網孔釣不綱詩巽五犯禮弗身踐據茲而觀作者之心見矣今忍不食誠已慈之心若推不忍於視聽之表均不食於見聞之內其至矣哉其至矣哉祇籍來許伸以管窺實相無言言成戲論既不自是想亦同非若高明之譬請俟諸君子

與諸道人辨宗論

謝靈運

同遊諸道人並業心神道求解言外余枕疾務寡頗多

暇日聊伸由來之意庶定求宗之悟釋氏之論聖道雖
遠積學能至累盡鑒生不應漸悟孔氏之論聖道既妙
雖顔殆庶體無鑒周理歸一極有新論道士以為寂鑒
微妙不容階級積學無限何為自絶今去釋氏之漸悟
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極一極異漸悟
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雖合各取然其離孔釋矣余
謂二談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之說敢以折中自許
竊謂新論為然聊答下意遲有所悟

法勗問敬覽清論明宗極雖微而一悟頓了雖欣新剖竊有所疑夫明達者以體理絕欲悠悠者以迷惑嬰累絕欲本乎見理嬰累由於乖宗何以言之經云新學者離般若便如失明者無導是為懷理蕩患於茲顯矣若涉求未漸於大宗希仰猶累於塵垢則永劫劬勞期果緬邈既懷猶豫伏遲嘉訓初答道與俗反理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權雖是假旨在非假智雖是真能為非真非真不傷真本在於濟物非假不遂假濟物則反本如

此之劫無為空勤期果有如皎日昺再問㮣論孔釋其道既同救物之假亦不容異而神道之域雖顔也孔子所不誨實相之妙雖愚也釋氏所必教然則二聖建言何乖背之甚哉再答二教不同者隨方應物所化地異也大而校之華民易於見理難於受教故閉其累學而開其一極夷人易於受教難於見理故閉其頓了而開其漸悟漸悟雖可至昧頓了之實一極雖知寄絶累學之冀良由華人悟理無漸而誣道無學夷人悟理有學

而誣道有漸是故權實雖同其用各異昔向子期以儒道為壹應吉甫謂孔老可齊皆欲窺宗而況真實者乎昴三問重尋答以華夷有險易之性故二聖敷異同之教重方附俗可謂美矣然淵極朗鑒作則於上愚民蒙昧伏從於下故作則宜審其政伏從必是其宗今孔廢聖學之路而釋開漸悟之逕荃蹄既已紛錯羣黎何由歸真三答冬夏異性資春秋為始末晝夜殊用緣辰暮以往復況至精之理豈可逕接至粗之人是故傍漸悟

者所以窓造頓解倚孔教者所以潛成學聖學聖不出六經六經而得頓解不見三藏而以三藏果筌蹄歷然何疑紛錯魚兎既獲羣黎以濟

僧維問承新論法師以宗極微妙不容階級使夫學者窮有之極自然之無有若符契何須言無也若資無以盡有者焉得不謂之漸悟耶初答夫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累盡則無誠如符契將除其累要須傍教在有之時學而非悟悟在有表託學以至

但階級教愚之談一悟得意之論矣維再問論云悟在
有表得不以漸使夫涉學希宗當日進其明不若使明
不日進與不言同若日進其明者得非漸悟乎再答夫
明非漸至信由教發何以言之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
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然向道善心起損累出垢
伏伏似無同善似惡乖此所務不俱非心本無累至夫
一悟萬滯同盡耳維三問答云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
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夫尊教而推宗者雖不永

用當推之時豈可不暫令無耶若許其暫合猶自賢於
不合非漸如何三答暫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
知無假今豈可以假知之暫而侵常知之真哉今暫合
賢於不合誠如來言竊有微證誣臣諫莊王之言物賒
於已故理為情先及納夏姬之時已交於物故情居理
上情理雲互物已相傾亦中智之率任也若以諫日為
悟豈容納時之惑耶且南為聖也北為愚也背北向南
非停北之謂向南背北非至南之稱然向南可以至南

背北非是停北非是停北故愚可去矣可以至南故悟可得矣

慧驎演僧維問當假知之壹合與真知同異初答與真知異驎再問以何為異再答假知者累伏故理暫為用用暫在理不恒其知真知者照寂故理常為用用常在理故永為真知驎三問累不自除故求理以除累今假知之一合理實在心在心而累不去將何以去之乎三答累起因心心觸成累累恒觸者心日昏教為用者心

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然滅之時在累伏之後也伏累滅累貌同實異不可不察滅累之體物我同忘有無壹觀伏累之狀他已異情空實殊見殊實空異已他者入於滯矣壹無有同我物者出於照也

驎維問三世長於百年三千廣於赤縣四部多於戶口七寶妙於石沙此亦方有小大故化有遠近得不謂之然乎初答事理不同恒成四端自有小大各得其宜亦有賢愚遣方而處所謂世同時異物是人非譬割雞之

政亦有牛刀佩璽而聽豈皆唐虞今謂言游體盡於武城長世皆覃於天下未之聞也且俱稱妙覺而國土精粗不可以精粗國土而言聖有優劣景迹之應本非所徵矣維再問論云或道廣而事狹或事是而人非今不可以事之大小而格道之粗妙誠哉斯言但所疑不在此耳設令周孔實未盡極以之應世故自居宗此自是世去聖遠未足明極夫降妙數階以接羣粗則粗者所不測然數階之妙非極妙之謂推此而言撫世者於粗

為妙然於妙猶粗矣以妙求粗則無往不盡以粗求妙
則莫覩其源無往不盡故謂之窮理莫覩其源故仰之
彌高今豈可就顔氏所崇而同之極妙耶再答今不藉
顔所推而謂之為極但謂顔為庶幾則孔知機矣且許
禹昌言孔非本談以堯則天體無是同同體至極豈計
有之小大耶維三問凡世人所不測而又昌言者皆可
以為聖耶三答夫昌言賢者尚許其賢昌言聖者豈得
反非聖耶日用不知百姓之迷蒙唯佛究盡實相之崇

高今欲以崇高之相而令迷蒙所知未之有也苟所不知焉得不以昌言為信既以釋昌為是何以孔昌為非耶

竺法綱問敬披高論探研宗極妙判權實存肯儒道遺教孔釋昌言折中允然新論可謂激流導源瑩拂發暉矣詳複答勗維之問或謂因權以通或學而非悟爾為玄句徒設無關於胷情焉竊所未安何以言之夫道形天隔幾二險絶學不漸宗曾無髣髴馳騁有端思不出

位神崖焉由而登機峯何從而超哉若勤務於有而坐體於無者譬猶揮毫鍾張之則功倖羿養之能不然明矣蓋同有非甚礙尚不可以翫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又云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論曰夫膏盲大道摧輈玄路莫尚於封有之累也蓋有不能祛有祛有者必無未有先盡有累然後得無也就如所言累盡則無爾為累之自去實不無待實不無待則不能不無故無無無貴矣如彼

重闇自晞無假火日無假火日則不能不設亦明無尚焉落等級而奇頓悟將於是乎蹟矣暇任之餘幸思嘉

釋

釋慧琳問三復精議辨愷二家斟酌儒道實有懷於論矣至於去釋漸悟遺孔殆庶蒙竊惑焉釋云有漸故是自形者有漸孔之無漸亦是自道者無漸何以知其然耶中人可以語上久習可以移性孔氏之訓也一合於道場非十地之所階釋家之唱也如此漸絕文論二聖

詳言豈獨夷夷於教華拘於理將恐斥離之辨辭長於
新論乎昜道人難云絶欲由於體理當謂日損者以理
自悟也論曰道與俗反本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物濟
則反本問曰權之所假習心者亦終以為慮乎為曉悟
之日與經之空理都自反耶若其永背空談翻為末說
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不答維驎假知中殊為藻豔
但與立論有違假者以旋迷喪理不以鑽火致惑苟南
向可以造越背北可以棄燕信燕北越南矣慮空可以

洗心捐有可以袪累亦有愚而空聖矣如此但當勤般若以日忘瞻郢路而驟進復何憂於失所乎將恐一悟之唱更躓於南比之譬耶

答綱琳二法師難并書

披覽雙難欣若暫對藻豐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之口然未厭於心聊伸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謝靈運和南

答綱公難

來難云同有非甚礙尚不可以譏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此是拘於所習以生此疑耳夫專譏筆札者自可不工於弧矢弧矢既工復譏筆札者何為不兼哉若封有而不向宗自是封者之失造無而去滯何為不可得背借不兼之有以詰能兼之無非惟鍾胡愧射於更李羿養漸書於羅趙觸類之蹟始充巧歷之歎今請循其本夫憑無以伏有伏久則有忘伏時不能知知則不復辨是以坐忘日損之談近出

老莊數緣而滅經有舊說如此豈累之自去實無之所濟且明為晦新功在火日但火日不稱功於幽闇般若不言惠於愚惷耳推此而往詎俟多云

答琳公難

孔雖曰語上而云聖無階級釋雖曰一合而云物有佛性物有佛性其道有歸所疑者漸教聖無階級其理可貴所疑者殆庶豈二聖異塗將地使之然斥離之歎始是有在辭長之論無乃角弓耶難云若其永背空談翻

與末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可謂公孫之辭辯者之囿矣夫智為權本權為智用今取聖之意則智即經之辭則權傍權以為檢故三乘咸蹄筌既意以歸宗故般若為魚兔良由民多愚也教故迂矣若人皆得意亦何貴於攝悟假知之論旨明在有者能為達理之謙是為交睽相傾非悟道之謂與其立論有何相遠燕北越南有愚空聖其理既當頓獲於心矣若勤者日忘瞻者驟進亦實如來言但勤未是得瞻未是至當其此時可

謂向宗既得既至可謂一悟將無同轡來馳而云異轍耶

問謝永嘉　　　　王弘

論曰由教而信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無入照之分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政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

論曰暫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又曰假知累伏理暫為用用暫在理不恒其知問曰暫知為假

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真知等照然寧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理暫為用又不知以何稱知

論曰教為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問曰教為用而累伏為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為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為此則彼廢耳非為理累相攡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

何由滅弘曰一悟之談常謂有心但未有以折中異同之辨故難於曆言耳尋覽來論所釋良多然猶有未好解處試條如上為呼可容此疑不既欲使彼我意盡覽者泠然後對無兆兼當造膝執筆增懷真不可言王弘敬謂

答王衛軍問 并書　謝靈運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耶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正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

答曰顏子體二未及於照則向善已上莫非闇信但教有可由之理我有求理之志故曰闗心賜以之二回以之十豈直免尤而已實有日進之功

問曰暫知為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真知等照然寧可謂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理暫為用又不知以何稱知答曰不知而稱知者正以假知得名耳假者為名非暫知如何不恒其用豈常之謂既非常用所以交賒相傾故

諫人則言政理悅巳則犯所知若以諫時為照豈有悅時之犯故知言理者浮談犯知者沈惑推此而判自聖巳下無淺深之照然中人之性有崇替之心矣

問曰敎為用而累伏為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巳謂此為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為此則彼廢耳非為理累相權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巳雖復彌久累何由滅答曰累伏者屬此則廢彼實如來告

凡厥心數孰不皆然亦如來旨更恨不就學人設言而以恒物為譏耳譬如藥驗者疾易痊理妙者吝可洗洗吝豈復循環疾痊安能起滅則事不佯居然已辨但無漏之功故資世俗之善善心雖在五品之數能出三界之外矣平叔所謂冬日之陰輔嗣亦云遠不必攜聊借此語以况入無果無阻隅靈運白一悟理質以經誥可謂俗文之談然書不盡意亦前世格言幽僻無事聊與同行道人共求其衷猥辱高難詞徵理析莫不精究尋

覽彌日欣若暫對輒復更伸前論雖不辨酬釋來問且以示懷耳海嶠岨迴披示無期臨白增懷眷歎良深謝靈運再拜

重答謝永嘉書 王弘

更尋前答起悟亦不知所以為異正當爾耳已送示生公此間道人故有小小不同小小涼當共面盡脫有層言更白面寫未由寄之於此所散猶多

答王衛軍書 竺道生

究尋謝永嘉論都無間然有同似若妙善不能不以為欣檀越難旨甚要切想尋必佳通耳且聊試畧取論意以伸欣悅之懷以為茍若不知焉能有信然則由教而信非不知也但資彼之知理在我表資彼可以至我庸得無功於日進未是我知何由有分於入照豈不以見理於外非復全昧知不自中未為能照耶

與安成侯姚嵩義述佛書　後秦主姚興

吾曾以己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圖與什公評詳厥衷

遂有哀故不復能斷理未久什公尋復致變自爾喪戎相尋無後意事遂忘棄之近以當遣使送像欲與卿作疏箱篋中忽得前所條本末今送示卿徐徐尋撫若於卿有所不足者便可致難也見卿來日並可以當言笑吾前試通聖人三達觀以諮什公公尋有答今并送往諮此事皆是昔日之意如今都無情懷如何矣

通三世論 諮什法師

曾問諸法師明三世或有或無莫適所定此亦是大法

中一段處所而有無不泮情每慨之是以忽疏野懐聊
試孟浪言之誠知孟浪之言不足以會理然胷襟之
中欲有少許意了不能默已輒疏條相呈匠者可為折
衷余以為三世一統循環為用過去雖滅其理常在所
以在者非如阿毘曇注言五陰塊然喻若足之履地真
足雖往厥跡猶存常來如火之在木木中欲言有火耶
視之不可見欲言無耶緣合火出經又云聖人見三世
若其無也聖無所見若言有耶則犯常嫌明過去未來

雖無眼對理恒相因苟因理不絕聖見三世無所疑矣

答後秦主姚興書　　鳩摩羅什

雅論大通甚佳去來定無此作不通佛說色陰三世和合總明為色五陰皆爾又云從心生心如從穀生穀以是故知必有過去無無因之咎又云六識之意識依已滅之意為本而生意識又正見名過去業未來中果法也又十方中第二力知三世諸業又云若無過去業則無三塗報又云學人若在有漏心中則不應名為聖人

以此諸比固知不應無過去若無過去未來則非通理經法所不許又十二因緣是佛法之深者若定有過去未來則與此法相違所以者何如有穀子地水時節芽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則無所待有若先有則不名從緣而生又若先有則是常倒是故不得定有不得定無有無之說唯時所宜耳以過去法起行業不得言無又云今不與昔對不得言有雅論之通甚有佳致又大品所明過去如不離未來現在如未來現在如亦不離過去

如此亦不言無也此實是經中之大要俟得高對通復盡之

通不住法住般若

後秦主姚興

衆生之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以聖人之教恒以去著為事故言以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遺所寄汎若不繫之舟無所倚薄則當於理矣

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聖人之教玄通無涯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應粗以粗應細以細應理固然矣所以放大光明現諸神變者此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麤復容此事耶阿含經云釋氏之處天竺四十餘載衣服飲食受諸患痛與人不別經又云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在鹿馬豈異於鹿馬哉若不異鹿馬應世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每事要須自同於前物然後得行其化耳

通三世

衆生歴涉三世其猶循環過去未來雖無眼對其理常在是以聖人尋往以知往逆數以知來

通一切諸法空

大道者以無為為宗若其無為復何所有耶

謝後秦主姚興珠像表　　姚嵩

臣言奉珠像承是皇后遺囑所建禮覲之日永慕罔極伏惟感往增懷臣言先承陛下親營像事每注心延望

遲冀暫一禮敬不悟聖恩埀及乃復與臣供養此像既
功寳並重且於制作之理擬若神造中來所見珠像誠
當奇妙然方之於此信復有間瞻奉踊躍實在無量夫
受乾施者無報蒙恩隆者無謝雖欲仰陳愚誠亦復莫
知所盡臣言

上後秦主姚興佛義表

臣言奉陛下所通諸義理味淵玄詞致清勝閑詣踰於
二篇妙盡侔乎中覲詠之歡之紙已致勞而心猶無厭

真可謂當時之高唱累劫之宗範也但臣頑闇思不參玄然披尋之日真復詠歌弗暇不悟弘慈善誘乃欲令參致問難敢忘愚鈍輒位叙所懷豈曰存難直欲諮所未悟耳臣言上通三世甚有深致既已遠契聖心兼復抑正衆説宗塗亹亹超絶常境欣悟之至益令賞味增深加為什公研覈該備實非愚臣所能稱盡正當銘之懷抱以為心要耳臣言上通不住法住般若義云衆生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聖心玄詣誠無不盡然至乎

標位六度而以無著為宗取之於心誠如明誨即之于

事脫有未極夫無著雖妙似若有不即真兩冥有不即

真兩冥恐是心忘之謂耳竊尋玄教如更有以謹牒成

言以攄愚見故經云以無所捨法具足檀波羅蜜以此

三事不可得故三者既寘有無無當無當之理即同幻

化以此而推恐不住之致非真忘彼我遺所寄而已

詔云放大光明諸神變者此自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

尊位者耳斯理之玄固非庸近所參然不已之情猶欲

言所未達夫萬有不同精麤亦異應彼雖殊而聖心恒一恒一故圓以應之不同故權以濟之雖鹿馬而未始乖其大雖現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淨名經云如來或以光明而作佛事或以寂寞而作佛事顯黙雖異而終致不二然則於小大之間恐是時互說耳如華手經初佛為德藏放大光明令諸衆生普蒙其潤又思益經中網明所問如來三十三種光明一切遇者皆得利益法華經云佛放眉間相光亦使四衆八部咸皆生疑又云

處闇衆生各得相見苟有其緣雖小必益苟無其因雖大或乖故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又以神變令三惡衆生皆生天上以此而言至於光明神變之事似存平等敢緣慈顧輒竭愚思若復哀矜重開導者豈直微臣獨受其賜

詔云大道者以無為為宗若其無為復何所為耶至理淵淡誠不容言然處在涉求之地不得不尋本以致悟不審明道之無為為當以何為體若以妙為宗者雖在

帝先而非極若以無有為妙者必當有不無之因因稱俱未冥詎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無於無者必當有於有有無之相譬猶修短之相形耳無理雖玄將恐同彼斷常常猶不可況復斷耶然則有無之津乃是邊見之所存故中論云不破世諦故則不破真諦又論云諸法若實則無二諦諸法若空則無罪福若無罪福凡聖無泮二苟無泮道何所益由臣闇昧未悟宗極唯願仁慈重加誨諭

答安成侯姚嵩

後秦主姚興

卿所難問引喻兼富理極深致實非庸淺所能具答今為當都格以相酬耳卿引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即經所言未聞有凡流而得見光明者如釋迦放大光明普照十方當斯之時經不言有羣品而得見其恠而異之者皆是普明之徒以斯言之定不為羣小也卿若以衆生為疑者百億菩薩豈非衆生之謂耶然經復云普明之詣釋迦皆與善男子善女人持

諸華香來供養釋迦及致供養之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光明之作本不為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得蒙餘波者其猶蠅附驥尾得至千里之舉耳卿又引神變令三惡衆生得生人天若在鹿為鹿在馬為馬而度脫之豈非神變之謂耶華手思益法華諸經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應與大品無異也若一一光明以應適前物此作非人天所通夫光明之與寂寞此直發意有參差其揆一也卿引經言施者受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住法不住般

若未有異二者直是始終之教也統而言之俱是破著之語耳何者罪不罪施者受者及財物都不可得若都不可得復何所著是勸無所著明矣卿又問明道之無為為當同諸法之自空為妙空無以成極耶又引論中二諦之間言意所不及道之無為所寄耶吾意以謂為道止無為未詳所以宗也何者夫衆生之所以流轉生死者皆著欲故也若欲止於心即不復生死既不生死潛神玄漠與空合其體是名涅槃耳既曰涅槃復何容

有名於其間哉夫道以無寄為宗若求寄所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無為不可為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當小難今更重伸前義卿所引中論即吾義宗諸法若不空則無二諦若不有亦無二諦此定明有無不相離何者若定言有則無以拔高士若定明無則無以濟常流是以聖人有無兼抱而不捨者此之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常以為殊太迳廷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也

重上後秦主姚興表

姚嵩

臣言奉賜還詔誨喻周備伏尋之日欣踊無量陛下爰發德音光闡幽極拓道義之門演如來之奧冥宗隱而復彰玄扉掩而再敞文外之旨可謂朗然幽燭矣夫理玄者不可以言稱事妙者固非常詞之所讚雖欲心口仰詠亦罔知所盡由臣愚鈍而猥蒙陛下褒飾之美誠復欣戴殊眷實赦比仰味微言研詠彌至其為蒙悟豈唯過半之益但臣仍充外役無由親承音旨每望雲遐

慨實在罔極不勝延佇謹以申聞臣嵩言

重答安成侯姚嵩　後秦主姚興

得表具一二五常近之才加多事昏塞觸事面牆不知道理安在為復以卿好樂玄法是以聊復孟浪以言之耳而來喻過美益以不安

析疑論　唐釋慧淨

太子中舍辛諝學該文史誕傲自矜心存道術輕弄佛法染翰著論詳畧釋宗時有對者諝必碎之于地謂僧

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不勝其侮乃裁論以擬之曰披
覽高論博究精微音贍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炙輠理跨
聯環幽難敦以縱橫控藻紛其駱驛非夫哲士誰其溢
心贍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寧酬客難來
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生皆有佛性然則佛
陀之與大覺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知
覺若非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哉斯舉也深固
幽遠理涉嫌疑今當為子畧陳梗槩若乃問同答異文

郁郁於孔書名一義乖理明明於釋典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答殊此例既升彼並自没如有未喻更為提撕夫以住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為無不為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絶聖棄知抱一守雌泠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既辨百難斯滞

論云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别一音各解乃䛕空談答曰誠如來旨亦須分别竊以逍遥一也鵬鷃不可齊乎九萬榮枯同也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况爝火之侔日月

浸灌之方時雨寧有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豪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莛楹亂其横竪施厲混其妍媸斯由相待不定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絶其有封非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别攻子分别子亡分别即余亡分别矣君子劇談幸無虛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可慎哉

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後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淨受於薰修慧定成於繕剋答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

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剋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斯實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

論云續凫截鶴庸詎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熏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羨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疑沈冥難曉幽求之士論或罔息至乃道圓四果尚昧衣珠位

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數究幽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朋從是寄希能擇善敢進芻蕘如或鏗然願詳金牒於是辛氏頂受斯文頓裂邪網斯擬前周沙門姚道安二教論已有成解但未見者謂辛草創

廣析疑論　　釋法琳

有李遠問舍人者曾讀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法琳請更廣其義類琳乃荅曰蒙示辛氏與淨法師齊物

論大約兩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絶既開義府特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別羣生各解之說陳彼此之兩難辨玄同之一門非夫契彼寰中孰能震斯高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尋上皇朝徹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陀之號智慧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彊稱先覺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陀分別既於外有數無知則於内無心於外有數分別之見不亡於内無心誘引之功莫匱甚秋毫之方巨

嶽踰尺鷃之比大鵬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亡是非不亡彼此庸詎然乎所以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惟彭祖之特聞非衆人之所逮也況三世之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因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成道之望從微至著憑繕剋而方研乘因趣果藉熏修而始見彼既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畧答詳夫一音普被弱喪由是同歸四智廣覃真如以之自顯自顯也者唯微唯彰同歸也者孰來孰去蓋知隨業

受報二鳥不嫌其短長因濕致生兩蟲無擇於飛化不存待與無待明即待之非待矣請試論之昔闕澤有言孔老法天諸天法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匹聖尊可謂子貢賢於仲尼跛鼈陵於駿驥欲觀渤澥更保涓流何異蔽目而視毛端却行以求郢路非所應也非所應也且王導周顗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次則郗超王謐劉璆謝容等並江左英彥七十餘人皆學綜九流才映千古咸言

性靈真要可以持身濟俗者莫過于釋氏之教及宋文帝與何尚之王玄保等亦有此談如其宇內並遵斯要吾當坐致太平矣尚之又云十善暢則人天興五戒行則鬼畜絕其實濟世之玄範豈造次而可論乎中舍學富才高文華理切秦懸一字蜀挂千金法琳徒礪鉛刀何以當茲奇麗也不量管見輕陳鄙俚敢此有酬示麻續組耳李舍人得琳重釋渙然神解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于視聽故得二文雙顯各其志乎

廣弘明集卷十八